



诺贝尔文学奖大系

——1937年——

蒂博一家 (二)

【法国】马丁·杜·加尔◎著

胡菊丽 邢洁◎译

◆◆◆

他在长篇系列小说《蒂博一家》
描述了人性冲突以及现代生活的一些基本方面，
其中所展现的艺术力量和真理性值得褒奖。

非
外
借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海峡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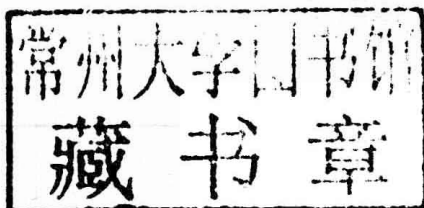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ON GROUP

Hainan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蒂博一家(二)

【法国】马丁·杜·加尔◎著

胡菊丽 邢洁◎译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HaiXia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蒂博一家/(法)马丁·杜·加尔著;胡菊丽,邢洁译. —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2017.8

(诺贝尔文学奖大系)

ISBN 978-7-5550-1192-7

I. ①蒂… II. ①马…②胡…③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44623 号

诺贝尔文学奖大系

蒂博一家

[法国]马丁·杜·加尔 著 胡菊丽 邢洁 译

责任编辑 朱墨山

助理编辑 林佳元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

发 行 部 0591—87536797

印 刷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

地 址 福州市金山红江路 2 号浦上工业园 B 区 47 号楼

开 本 889 毫米×1194 毫米 1/32

字 数 1371 千字

印 张 65.25

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50-1192-7

定 价 20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第四卷 诊断

1

大学街，时间是正午十二点半。

昂图瓦纳跳下出租车，朝拱门走进去，他想：“今天周一，是我出诊的日期。”

“先生，您好。”

他转过身，看见两个孩子好像站在墙角躲风。年龄大一点的孩子把鸭舌帽摘了下来，向昂图瓦纳仰起麻雀般灵活的圆脑袋。他的眼光毫不胆怯，昂图瓦纳停了下来。

“我们来的目的是希望您给他看看，……看是否能给他一些药，他病了。”昂图瓦纳走到缩在角落里的“他”的身边。

“小朋友，你怎么了？”

一阵过堂风吹来，掀起小男孩儿的短袖子，绑着绷带的胳膊露了出来。

“不是很严重，”较大的孩子语气肯定地说，“甚至不能按工伤事

故处理。就是碰到了印刷厂那个倒霉的按钮，按钮把他的手拖住了，一直伤到肩膀那里。”

昂图瓦纳连忙问：

“体温热不热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他发烧没有？”

“有，或许发烧了。”大孩子说着点了点头，同时用担心的眼光注视着昂图瓦纳的脸。

“这得让你父母知道，把他送去慈善医院，看两点的门诊。也就是左边的大医院，明白吗？”

那孩子的小脸抽了抽，不过马上便控制住了，露出一脸的失望。他讨好地笑笑：

“我原以为，您可能愿意……”

不过他很快就振作了，用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说道：

“先生，谢谢您，但不碍事，还会有其他办法的。过来，鲁鲁。”

他真诚地笑了笑，挥挥手里的鸭舌帽，向街上走去。

昂图瓦纳非常吃惊，犹豫着说：“你们是特意在这儿等我的？”

“对的，先生。”

“谁让你们……”他把通往楼梯的门打开，“快进来，不要在过堂风里待着。谁让你们来这儿的？”

“没有谁。”大孩子的小脸舒展开来，“我对您很熟悉。我是事务所的小见习生……就是那个院子最靠里面的公证人事务所！”昂图瓦纳就站在受了伤的孩子身旁，顺势握住孩子的手。他碰到了他汗涔涔的手掌心，手掌滚烫，他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。

“小朋友，你的父母亲在哪个地方住？”

较小的孩子向大孩子投去疲惫的一瞥：

“罗贝尔！”

罗贝尔马上说道：

“先生，我们的父母死了。”稍稍停了一下，又说道：“我们在韦尔纳伊路住。”

“父亲和母亲两个都不在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有祖父祖母吗？”

“也没有。”

孩子一脸认真，目光非常坦率，一点让人可怜的表情都没有，也不想让人觉得惊奇。昂图瓦纳的惊讶反而看上去有些幼稚。

“你今年几岁了？”

“十五。”

“那他呢？”

“十三岁半。”

“真是倒霉！”昂图瓦纳想着，“还差一刻就一点了，要给菲力普打电话，还得吃午饭。又要上楼，又要在看病前赶回圣奥诺雷郊区……今天运气真差……”

“行了，过来我帮你瞧瞧吧。”他突然说道。因为要避开罗贝尔坚定却不惊诧的眼神，他走在最里头，拿出底楼钥匙打开门，领着两个孩子从前厅穿过，一直走到他的诊室。

在厨房门口，看见了莱翁。

“莱翁，开饭时间稍稍推迟一下……孩子，你快点把外套脱掉，

要你哥哥来帮帮你。轻一些……好了，走到这边来。”

褪去干净的内衣，一条细小的胳膊露了出来。手腕上的皮肤已经发炎，界限明了，似乎早就灌脓。昂图瓦纳顾不得在意自己的时间了，他把食指按在肿块上，接着用另外一只手的两个手指头轻轻按压肿块的另一边。好了，他明显感觉到有液体在食指下移动。

“我按这地方，你感觉到痛吗？”

他捏了捏孩子肿起来的前臂，又捏捏上臂，然后一直摸到发烫的腋下淋巴结。

“不怎么痛……”孩子细声回答，身子直挺挺的，眼光一直没离开他哥哥。

“肯定会痛的。”昂图瓦纳不客气地说，“但是，我能看出你是个勇敢的孩子。”他盯着小孩儿慌乱的眼神，刚一看，那眼里闪着火光，开始时迟疑了一下，随后才充满信赖地看向他。昂图瓦纳微微一笑，小孩儿瞬间把头低了下去。昂图瓦纳轻拍他的小脸蛋，抬起了他的下巴，小孩儿有些不自然。

“看来，我们得做一个小手术，半小时后就会舒服很多……你答应吗？……跟我一起来这边。”

孩子很听话，大胆地跟着他走了几步，不过当昂图瓦纳的眼神稍微没有看他，他的勇敢就退缩了。他转向哥哥求助：

“罗贝尔……你和我一起来！”

隔壁房间地上铺着瓷砖，上面垫着一层漆布，还有一个消毒用的蒸锅，一张涂着彩釉的桌子，桌子上放着个反射镜。这个房间是在有必要的时候用来做小手术的。莱翁把它称作“实验室”，是由一间浴室改建而成的。之前在父亲的家中，昂图瓦纳和弟弟一起住的

套间非常拥挤，尽管后来只有昂图瓦纳一个人住也显得不够用。前不久，正好碰见这样的机会，他租到了隔壁有四个房间的套房，同样是底楼。他便把工作室和卧室都迁了过来，在房子里搭建了这个“实验室”。原来的工作室就改为候诊的地方。又在两个房间的前厅安上小门，这些房间就连成一套了。

过了几分钟，鼓鼓的发炎的皮肤被顺利地切开。

“还要鼓起勇气……再大胆一些……非常好！”昂图瓦纳说完，往后退了一小步。

小孩儿的脸色变得苍白，几乎半瘫在哥哥挺直的胳膊上。

“嘿，莱翁！”昂图瓦纳愉快地喊道，“拿点白兰地给这两个孩子！”他将两块白糖放进有一指深的酒里。“你把这酒喝了。你也喝一些。”他弯下身对动手术的孩子说，“酒烈吗？”

“还不错。”孩子细声答道，微微一笑。

“不要担心，把胳膊伸过来。我已经说了，手术完成后清洗一下，包扎好，这时候是不会疼的。”

电话响了，前厅传来莱翁接电话的声音：“这样不行，太太，医生在忙……今天下午也不行，因为今天是大夫出诊的日子……晚饭前好像也不行……好的，太太，听从您的安排。”

“为了防止万一，扎上一条纱布还是保险些。”昂图瓦纳弯腰冲着肿块，自言自语道，“好了。纱布包得稍微紧了，不过一定要这样……现在，作为哥哥的你，听好了，你要把弟弟带回家，你负责让人照料他入睡，别让他乱动胳膊。你们和谁在一起住？有没有人来照顾你弟弟？”

“我来照顾。”

他的眼神非常坚定，散发着勇气，信心满满的，毫无笑意。昂图瓦纳冲着挂钟看了看，又一次克制住满心的好奇。

“你们在韦尔纳伊路几号住？”

“三十七号乙。”

“你叫罗贝尔什么？”

“罗贝尔·博纳尔。”

昂图瓦纳把他的住址记下来，随后抬起头。两个小孩儿直挺挺地站了起来，用明亮的目光看着他。毫无表示感谢的意思，不过却有一种完全放松和信任的表情。

“行了，小朋友们，我有事要忙，你们可以走了……我会在六点到八点这段时间到韦尔纳伊路给弟弟更换纱布。知道了吗？”

“知道了，先生。”大孩子答道，他似乎认为这件事非常自然。

“最顶那层，三号门，对着楼梯口。”

两个小孩儿刚走，他便喊道：“莱翁，开饭吧。”

接着，他开始打电话：

“喂，请接爱丽舍 01—32。”

前厅的电话机旁，记事本铺开在小桌上，刚好翻到今天那页。昂图瓦纳手里握着听筒，同时弯腰去看：

“一九一三年十月十三日，周一，十四点三十分，巴坦库夫人。不见不散，让她等等吧。十三点三十分，吕梅尔，是的……刘坦，没错……埃尔恩斯特太太，不知道……维昂左尼·德·费耶尔，好的……”

“喂，您好……是 01—32 吗？……请问菲力普教授回来没有？我是蒂博医生……”（停了一会儿）“喂……老师，您好……不好意思

思打扰您吃饭了……我是为了诊断的事情。非常着急，是个急诊……埃凯的小孩儿……没错，埃凯，是个外科医生……非常糟糕，可怜啊！好像没太大希望了，耳炎的治疗效果不好，很严重，我之后再和您细说，使人感到难过……不可以，老师，他非要见您不可。请不要拒绝埃凯，过去一趟吧……是啊，越快越好……我也得去，今天周一，我得出诊……就这么定了，我提前一刻钟去接您……老师，谢谢您。”

他挂了电话，再次看了一眼预约名单，习惯性地叹叹气，和他脸上的知足表情一点也不相符。

莱翁走了进来，一张光溜溜的圆脸在微笑：

“先生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早上母猫生崽了呢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昂图瓦纳开心地朝厨房走去。母猫在一个满是破布的篮子里侧躺着，上面挤着几只动来动去的圆乎乎的小毛团。母猫边喂奶，边用粗糙的舌头来回舔小猫。

“一共几只？”

“一共七只。我嫂子叫我留一只给她。”

莱翁是看门人的弟弟。他来昂图瓦纳家工作已经两年多了，干起活来非常勤快。这位小伙子话不多，皮肤皱巴巴的，看不出到底几岁。头发稀少、发白，奇怪地罩在头顶上。长长的鼻子弯着，再配上那耷拉的眼皮，让他看上去总是呆头呆脑的。特别是微笑的时候，呆模样更加突出。但是，这呆相并不是他本来的样子，仅仅是他戴着的一副面具罢了。在这面具之下，隐藏着他的小心谨慎和尖酸猜疑。

“那剩下的六只呢？你要全部淹死它们吗？”昂图瓦纳问。

“是啊，”莱翁轻声说道，“难道先生想留下它们吗？”

昂图瓦纳笑了一下，转身快步向雅克之前的房间走去，这里现在已经是餐厅了。

餐桌上早已摆好了鸡蛋、菠菜肉片和水果。昂图瓦纳是受不了等待端菜这些事情的。煎鸡蛋散发着热黄油的味道。这是一段短暂的休息时间，早晨要在医院看病，下午得出诊，中间只有一刻钟。

“楼上有什么吩咐吗？”

“没，先生。”

“弗朗克兰太太有打来电话吗？”

“打了，先生。她约的周五，都记在本子上了。”

电话铃响了，传来莱翁的声音：“太太，恐怕不行，下午五点三十分没有时间……六点也没空……听从您的安排，太太。”

“谁打的？”

“是斯托克奈太太，”他耸了耸肩，“她是为一位女性朋友的小男孩儿打的电话，她还要写信过来。”

“五点预约的埃尔恩斯特太太是哪位？”没等莱翁回答，昂图瓦纳又说道，“你帮我跟巴坦库太太说声抱歉，我可能要晚到二十分钟……请将报纸拿给我，谢谢。”看看挂钟，“楼上的宴席该结束了吧？……你给吉赛尔小姐拨电话，随后把电话放到这边。把咖啡也端来，立刻。”他握着听筒，表情脸部放松下来，眼光看着远方微笑，似乎在展翅飞起，整个人已经飞向电话的另一端。

“喂，你好……没错，我是……嗯，我快吃完了……”他笑笑，“没有，是一些葡萄，一位病人送给我的，味道不错……楼上如何？”他静静地听着。脸色慢慢沉了下来。“唉，那是在打针前还是打针后啊？……一定要取得他的信任，这是很正常的情况……”停了一会儿，

表情又明朗了许多。

“吉丝，告诉我，电话旁边没有其他人吧？听好了，我今天一定要见你一面，要跟你谈点事，非常认真的事情……肯定是在这里。三点半以后都可以，你愿意吗？我让莱翁去叫你……确定了吗？好的……我把咖啡喝完就上去。”

2

昂图瓦纳带着他父亲那层楼的钥匙，没有必要按门铃，直接进到衣物间。

“蒂博先生已经在书房里了。”阿德丽爱娜告诉他。昂图瓦纳踮着脚，从弥漫着药味的走廊穿过，进到蒂博先生的洗漱间。“只要进到这里，我就有种压抑的感觉……”他心想着，“毕竟我是个医生！……不过，在我看来，这里和其他地方不一样……”他的眼神一直盯着墙上的温度计。这个洗漱间仿佛一个配药室：置物架和桌子上都摆满了小瓶子、瓷杯以及棉花包。“瞧瞧这短颈的大口瓶。我之前就想：肾脏功能微弱，必须得看化验单。需要用多少咖啡呢？”他把安培盒打开，盒子的标签已经被偷偷改了，目的是不让患者起疑心。“每二十四小时用三十毫克……已经这么多了！哎，嬷嬷放哪儿去了？……嘿！量杯原来在这里。”

他带着愉悦的心情，用熟练的动作开始化验。试管已经被他放在酒精灯上加热，突然房门被推开，他心跳加速，连忙转过头。然而，进来的不是吉丝，是老小姐。她踩着碎步往前走，仿佛一个砍柴的老女人，腰已经弯成两截。现今，她非常干瘪，瘦瘦小小的，

尽管扬起脖子，她就能看见昂图瓦纳的手。不过窄小的灰镜片后，她的目光依然灵活。一有什么惊奇，她那和象牙一样的小脑门儿便会机械地摇晃起来，前额在两边白发的衬托下，更加泛黄。

“啊！昂图瓦纳，原来你在这里。”她叹叹气说道。她非常直接，声音因为身体晃动而发动，“你知不知道，从昨天开始，病情恶化得厉害！赛林娜嬷嬷白白浪费了两碗粥和一公升多牛奶！她为他做了十二个苏的香蕉羹，但他碰也没碰……因为沾染了细菌，他剩下的东西一点用也没有。哎！我可没有跟她闹别扭，也没有说谁的不是，她是个虔诚的修女……昂图瓦纳，你去告诉她，不许她再这么做了！对待一个病人，怎能逼迫？应该由他自己来要！而不是给他提出要什么的建议！昂图瓦纳，今天早上是一份冰激凌！想让他吃一份冰激凌，哎！难道要猛地把他的心冻住吗？克洛蒂德要养活一家子人，哪还有什么时间去逛冷饮店？”

昂图瓦纳安静地听着，什么也没说，偶尔含糊地嘟囔几声，继续做自己的化验。他心里想着：“她已经默默地忍受了父亲连续二十五年的滔滔不绝，现在，她要赚回来了……”

“你知不知道我要给多少人做饭？”老小姐接着说道，“算上嬷嬷和吉丝，我要做几个人的饭？厨房是三人，饭桌上也是三人，加上你父亲！算算吧！我已经七十八岁了，我的身体……”

她看见昂图瓦纳要离开桌子去洗手，便连连后退。她一直担心生病、害怕传染。这一年来，她又必须在一个患了重病的老人身边生活，每天都要和护士、医生接触，闻着药味，这些仿佛毒药一样影响着她，逐渐加快了她身体衰老的速度。她的身体，在三年前就已经开始全面衰弱了。但是，她对身体的衰弱有着自己的看法，她

常常嘟囔：“自从上帝把我的雅克带走后，我早就可有可无了。”

她见昂图瓦纳没有挪动，还在洗手，就小心翼翼地盥洗盆跨了两步：

“你跟嬷嬷说一声，昂图瓦纳，跟她说说！你的话她会听！”

他应了一声“好吧”当作敷衍了事。接着不再理会她，离开了房间。她用温和的眼神追随着两条渐行渐远的腿。因为昂图瓦纳很少顶撞她，她把他当成“人间安慰”。

他再次从走廊穿过，经过前厅，装出一副刚刚走进书房的样子。

书房里只有蒂博先生和嬷嬷。昂图瓦纳心想：“难道吉丝在自己的房间？那她一定是听见我走来了……她躲着我……”

“爸爸，您好。”他用轻柔的声音说，就像他在病人床前用的语调一样。“嬷嬷，您好。”

蒂博先生抬抬眼皮，说：“噢，你来了！”

此时，他坐在窗边一张铺着毯子的大靠椅上。他的头部对肩膀来说，越加沉重了，下巴低低地埋进嬷嬷结系在他脖子上的餐巾里。瘫成一堆的身躯，倚在高靠背两边的黑色扶手上，显得更长了。透过模仿文艺复兴式的彩绘大玻璃窗，彩虹般的光线照着嬷嬷抖动的修女帽，五颜六色的光斑洒上了桌布。桌上放着一盘冒着热气的牛奶木薯粉。

嬷嬷说：“来，把它吃了。”

她舀起一汤匙牛奶木薯粉，在盘子边沿刮了刮勺底的汁水，接着高兴地说道：“来！”好像在给婴儿喂食，慢慢把汤匙伸入病人软绵绵的嘴唇中，全倒了进去，避免牛奶木薯粉流出来。老人放在膝上的双手厌烦地挥动着。让别人见到自己连独自进食都不行，他非

常难受。他想用力握住嬷嬷手中的汤匙，可麻木浮肿的手指根本不听使唤。汤匙顺着他的手掉下来，落到地毯上。他一下子把盘子、桌子和嬷嬷都推开了。

“我又不饿！不要逼迫我！”他喊着，身体转向儿子，仿佛在求助。昂图瓦纳沉默着，老人似乎得到了鼓励，他冲着修女生气地瞪了一眼，“全部都端走！”

嬷嬷什么也没有说，退到他看不见的地方去了。

病人开始咳嗽了。（他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机械地干咳一阵，并没有憋住气，只要一咳起来，紧闭的眼皮都会抽动。）

“你知道吗？昨晚和今早我都吐了。”蒂博先生愤愤地说道，像在发泄心头之恨。

昂图瓦纳知道父亲正用眼角瞥他，便装作毫不在乎的样子。

“是这样吗？”

“难得你认为这是正常的？”

“其实，说真的，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。”昂图瓦纳笑着说。（这样的角色扮演在他看来并不难。对其他的病人，他从来都没有像对父亲这样充满耐心和怜悯。他天天都会到这儿来，有时是早上，有时是晚上。每一次，他都像在重新包扎伤口，不厌其烦地想尽各种办法，即兴杜撰出哄人却符合逻辑的理由。每一次，他都是用使人信服的语气，重复让人宽慰的话语。）“爸爸，你能怎么办呢？你的胃已经和年轻人的不同了。至少往你胃里灌了八个月的药水和药片，它并不是没有在更早的时候显露问题，算是幸运的了！”

蒂博先生安静下来思索着。这样新鲜的解释令他感到愉快，放弃了要怪罪某人、某事的想法。

“没错，”他边说边无声地拍拍自己的胖手，“那些傻蛋，让我吃他们的药……唉，我可怜的腿！……折磨我……折磨我的胃……哎呀！”

他一下子觉得疼痛难忍，脸色变得非常痛苦。他的上身倒向一边，靠着嬷嬷和昂图瓦纳的胳膊，伸直双腿，火辣辣的疼痛才有所缓解。

他喊道：“你跟我说过……泰里维埃的血……可以缓和坐骨神经痛。告诉我，用那种办法会好吗？”

“肯定会好。”昂图瓦纳面无表情地答道。

蒂博先生用呆滞的眼神望向昂图瓦纳。

“蒂博先生自己也说过，从周二开始，他的痛减轻了许多。”嬷嬷说得很大声，这是她为了让蒂博先生听清楚养成的习惯。趁着好时机，她把一汤匙牛奶木薯粉放进了病人嘴里。

“从周二开始吗？”老人嘟嘟囔囔的，他尽力想着，一句话也不说了。

昂图瓦纳没有说话，心里非常难受。他看着病重父亲的脸庞，因为心理缘故，两腮的肌肉完全松弛了，眉毛扬着，睫毛不停地颤动。悲哀的老人……一直相信自己会痊愈，确实，即使到了今天他也没有怀疑过。这时候，一不注意，他再次被喂了一勺牛奶木薯粉。随后，他生气了，厌烦地推开嬷嬷。她做了让步，同意把餐巾解下。

修女帮他擦拭下巴时，他再次说道：“他们折磨着我的胃。”等修女把托盘端走，蒂博先生似乎早就等着这短暂的秘密交流时刻一样，连忙支着胳膊转过来，露出亲密的笑容，让儿子坐得离他近一点。

“赛林娜嬷嬷是个不错的修女，”他语气非常肯定，“昂图瓦纳，你知道吗？她真是一个虔诚的人……对于她的好意，我们是报答不

完的。对她的修道院，我们是不是可以……我知道，我曾经有恩于修道院院长。不过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更加疑惑。她在这里尽心尽力地侍候我这么长的时间，难道别的病人就不需要关心吗？他们说说不定在等待着，正忍着病痛啊！你觉得我的看法对吗？”

蒂博先生觉得昂图瓦纳不会认同他的观点，便甩甩手，阻止了儿子。虽然咳嗽总是把他的话说断，他依然用优雅而谦卑的神情抬高了下巴，接着说道：

“不过，我这么说的意思不是今天或者明天就让她走……但是，难道你不觉得……用不了多久……只要我有一点好转……就应让这位好修女得到自由？亲爱的，你不知道总有人待在身边，我会非常难受的！只要可以，嗯？就让她回去，行不行？”

昂图瓦纳不住地点头答应，只是鼓不起勇气应答。他全部青年阶段遇见的、不可挑战的权威，此刻竟然成了这般模样。前不久，这位独裁父亲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，便撵走了一个讨厌的护士。可今天，他软弱无力……在这种情形下，他衰竭的体力比昂图瓦纳用手指摸出来的器官衰竭得更加明显。

“你准备走了？”蒂博先生看见昂图瓦纳站起来，便低声问道。在这责备的声音中夹杂着眷恋和祈求，几乎接近柔情。昂图瓦纳非常感动，说道：“是啊，我要走了，整个下午都有预约，晚上我尽量再来。”

他走过去抱抱父亲，这是近段时间的习惯。不过老人转过了身：“行了，你走吧，亲爱的……走吧！”

昂图瓦纳什么也没有说，便出去了。

老小姐在前厅的椅子上坐着，姿势非常滑稽，等着他走过这里。